

MAR 19 1945

國際問題參政員集

第 509 號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委員會編譯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第一頁

希望戰後日本在主義大道的先決條件

（原載一九三九年三月號《美亞新報》，系作者之書《想傳集》
該刊之三張。）

雖謂對數以萬日本兵的撤軍，尚僅存心消滅日本黩武主義者而謀之不歸由日本財閥來統治，則將幾無何種情形。於此，他們認為財閥統治的日本，是不能絕續的。它不能成為和平民主的國家，因為：（本財閥的產生起，他們壓根兒就是助長日本侵略主義者野心的積極夥伴，此點並非是奇異，請看日本各大工業企業之頭，其主要目的在於建立日本的軍事工業，就可見矣。）日本財閥在此次日本曾經參加的戰役中，擴大了一切財產，達到了額外的權力。在此次戰爭中，他們不但在日本佔領區中的大量賊稅獲利甚大，且亦大大加強了他們控制日本全部經濟的權力。

為什麼？日本財閥當擁護日本拓展領土的政策，其動之太極理由，蓋因日本財閥權力的產生，是靠着日本大多數人民於貧困的經濟制度而得來的。以致日本人不能歸給一個適合的市場消耗現在的大規模工業的產品。此種有深度的國內市場，成為促進日本對外侵略政策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之故，在日本現代史某些時期中，雖有一部分日本財閥不贊同日本黩武主義者所主張的促進日本經濟統治東亞及西太平洋豐富殖民地資源的方法，但日本各大獨占企業公司，並沒有一個曾經反對的外擴政策之主要的目的。此外日本財閥完全和黩武主義者勾結一起以維持國內專制的政治體制。

日本財閥的權力是建立在他們控制日本每一時期經濟生活上面的。既封建的地主制度以至最现代工业工廠制度。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度止一直如此。他們為維持其權力起見，必須反對政府的民主工程和經濟及社會的擴改革，而積極地和日本贊武主義者合作，藉以殘忍地壓制人民的心緒。如幻想着日本財閥會把日本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真是再愚蠢不過的想法了。事實上日本苟仍為一個財閥統治的專制國家，保留着以農民康健勞力為基礎的經濟制度，那麼我們根有希望看到日本政府前抑貴重的貿易競爭的財閥才足以驅使日本統治者不顧鄰邦利益，實現擴展主義者計劃的同樣反動力再出現的。這樣類型的日本苟繼續存在，則其他東亞國家如韓建謀擊擊發達的經濟，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必變成非常困難的。舉一例說，假如日本依靠非常便宜的勞力繼續製造棉織品，那麼中國只有靠降低國人民生生活標準和日本競爭才能發展它們的棉織工業。至於印度、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的工業發展情形，亦同此理。它們唯有建立關稅壁壘，實施其他的方式的貿易限制，以保護它們國內的工業，才能保全自己，免受日本貿易競爭的影響。這樣一來，昔日受過市場以提高亞洲民族生活標準的希望必定歸於失望的。

如果我們不信任日本財閥能够引領日本走上民主和平的大道，那麼下面這問題自然會發生的：日本有沒有盟國能夠信任的其他力量？若有此種力量，他們是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顯明的這種力量只能求之於日本人民之中，如農業、工業工人已經表露或被大獨佔企業摧殘的商業公司營業及職業工作者等。

但許多關於如何處置戰敗日本的論辯，都表現出我們對於日本人民之能力缺乏信心，不相信日本人具有能力，足以擔負起建立和平的民主政府之大任。大多數評論日本情勢的論據一般受到下述這一類的影响，蓋謂日本人民驯如羔羊，愚忠於天皇並盲從以天皇為號召的人群，所以我們只可希望日本人能順從他們征服者的指揮，不能希望日本人民能能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的有效效力的領袖制度。

這種對日本人民持絕悲觀失敗的態度，既危險亦不公平，何謂危險？因此種態度給與主張和日本現時非軍人統

治者妥協的人以有力的話柄，即謂日本現無其他團體之存在，足以取潰責任政府的大任。何謂不公蓋因現代日本的二三事業詛咒日本人氏，雜處任何國家所不嘗有之嚴厲壓制，他們已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至今日，採取數種警察管制的激進政策，殘酷地壓迫農民暴動和工廠罷工的措施，以及連續不斷殺害危害日本現政体的左派思想嫌犯，这一切顯然證明日本統治者時刻懼怕着人民的叛變，而那些人民的力量從來未被消滅乾盡。

日本工廠裏及田莊上數百萬受鐵鍼被壓迫而工作過勞的人們，組成一種潛在的民主力量，這種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我們承認日本反對現在獨裁政制的力量很脆弱，組織未臻健全，蓋因它遭受了五十年來嚴厲的壓制措施的緣故，但這種力量決不是不存在的，它雖曉得而討論其不情形者不能不注意這些力量的。

溯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中，戰爭時日本發展工業，時以奉至現在止，日本的人民運動已經於火輝煌燭爛的光輝，在早期時，數量激增的日本工業工人，受智識分子之輔導，開始學習西方國家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活動。日本當局立刻想消滅這種趨勢，乃於一九〇〇年制定警察維持公共秩序與安宁的條例，規定取緝政府的政治活動，以及會社之組織，其目的在於對工作條件及工資等問題採取集體行動者，處以監禁及苦役的懲罰。一年以後，非常反動的黑龍會¹成立，它被政府取緝密切聯繫並得到政府的保護，蓄意發動對亞洲政局與擴張並壓制國內人民的運動。

跟隨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至的經濟危機使日本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真正開始了，而農民暴動的次數也增多了，許多暴動事件，非用軍隊彈壓不足以。日本勞工會成立於一九〇九年，佃農林會成立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時其會員增加至三十五萬人。日本共產黨是於一九二二年由愛美國教育的齊達山氏領導組織起來的，又有二重農工黨於一九二五年末出現了。

在一九二六至二八年中，發生了三千四百八十四次的罷工，計有工人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人。在一九二九至三一年的十二月，共罷工六十一一百六十五次，人數計在五十萬以上，參數較以前為多。這些罷工及暴動事件，都是日本當局壓制措施的聲譽，即不能大改變完全變更，而日本之實力執行其主權獨裁的政策，遂舉手空拳如膽懼，連華人婦女杜絕僱舍，杜絕之威勢，逼使他們連奉旨辭職不就，以挽眾候遠人。

民衆的資生，是一九三一年日本決定變動軍事後，亞洲的財源，日本統治者想藉財政經濟和緩國內的不安情勢，精神耗人，民敵視國內軍制政治的心態，而令外國敵人再者是今侵略東北四省，謂係萬法執中斷及蘇聯俄之寒產主義，猖獗亞洲而歐洲，於是日本謀對消一時，二其壓制各被收對抗勢力，滿鐵它實上表動及共產黨的情子誠，如某一年破完三十年期約，其日本政策的觀察家所謂「這是想攻撃日本、臺灣法者就是共產黨份子，而一切反滿鐵立的韓人和台灣人，被拘罷工的工人領袖的讀馬克思的學生，也都算走共產主義者」。一九三二年一月半，以共產主義「罪名」而被捕者，共六十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中，逮捕了二萬四十人，以大段所謂共產分子，他們因某起案了，被捕人數單，除上會及農民協會領袖外，尚有無辜圍捕的分子，諸如要求八日一小時工作底，有一月一二年之報酬的看護小學教師被控訴萬研究哲學，次序上解應文中有記載之神話加以新解釋，釋義，以及大學教授，他們被控訴助自由主義徒，競爭斷會，犯了不少。

但政府的壓制確屬風行，而學生的罷課流行，在三十年代早幾年中，愈增它的政治性，例如一九三三年，龍川幸肇

因說任何國家的法律皆以其經濟機構為條件，而被免去。京都帝大學法學院政治教授的教職，該學院的其他教授，因不許給辭職提出抗議，京都帝大學學生全體罷課，當東京帝大學六千學生响应時，日本各專科學校也首次响应罷課運動。許多學生領袖被捕，但在同年八月于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教育會上行示威，反对侵略中國的奉天主義者的戰爭。鑑於大學運動對政府的高壓措施，才有深長的意義。許多學生多是名門子弟，兼願意和他們在政界及商界的事業，而從事激烈的活動。這足以說明日本反動的統治者並未成功地消滅潛在的民主領袖的力量。

為了殘酷的高壓措施，為了窮鄉僻壤能供給日本實業家擴張的便宜勞力，所以日本工余從未得到大量的寔力。但反抗法西斯及騎士主義者的力量，當一九三六年選舉，許多工會公開反对戰爭時，表示了他們的勇氣與決心。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的五一節遊行是日本有史以來最浩蕩和最富に戦鬥性的運動。工人要求政治組織的自由，獨佔奉天滿洲為國有，並結束对華的侵略戰。反戰的傳單散發於軍隊之間。日本的武器和軍火也衝達到東北四省的遊擊隊裏去了。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國會選舉時，日本穩健的農工黨派社團之數竟得列日本勞工會的支持，投了九十二萬八千票，達半三十七人列國會議員。

他們知道对華戰爭並不是短促的事件，日本掌握治權的宣頭政客就採用殘忍的徹底手段消滅一切反对極權政體的勢力。日本全國工會協會過去是許多的、最激進的工會組織和它的支会日本普羅党同受到壓制，被捕的工人領袖約幾百人警察且揚聲反戰組織工會及農民同盟等等。一九三八年七月，一个政府發起的「勞工陣線」開始成立，工人會合併他們於法西斯組織，新任潛機構之中。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厚生相取消直接指揮勞工陣線的大權，此後該勞工陣線改稱為產業板金筒稱為「產報」。命令各工廠工人組織

一九三二年，合作團體以該企業的經理為領袖，以前各獨立工會的財產，由該文始政滿洲當局割奪，並被軍閥國會。

但藉着這次罷工反抗不可忍受的工作條件，日本勞工運動的實力，驟然大增。一九三二年四月，神戶戰時工業的一萬人罷工，工人發起于五月罷工，同參軍事，三美利亞鐵礦的二萬工人也罷工，到了六月，附近東洋紗廠一千三百工業工廠，也有二萬工人，工人罷工第一和最後的罷工，還未終止，被日本軍隊彈壓制止了。五美飛機廠的罷工，工人輪流到敵人的讓步，許多被捕的勞工領袖都被放逐到東北，省去多苦工了。

此項罷工的新聞都被檢扣了，但由於在中國的日本傳教士，傳達此類新聞，終於傳達到了外界。據說至少有兩次的罷工運動開始出反戰的標語，提日本警察的檢查制度，透漏出來的新聞，不說明了日本人民驕傲及憤怒的心情，不難猜到，社會基至已經加強了。過去三年中，日本政府一再申述需要擴張軍隊，無法取信於國家團結的小主。本年初大版日報載，一個新的工人黨，在東京召集全体会員大會，到會者約四萬人，該會解散了，夏傷人數共三十人，其中七人傷重致死，該黨即奉令解散華語。

另一說明，觀民主力量未被振奮，愛國主義完全看沒的數，可於尾崎行雄的事蹟中看到的。尾崎行雄是一九三一年由政治家，在他六十年政治生涯中，始終抱着反對民主制與親民主的態度，未嘗變更。一八九〇年之重慶初，他被化學關會議員，此後每屆議會的選舉，尾崎行雄都該該候補，對實業主義者中的一個。一九四二年四月選舉時，是他的勇敢和聲望的最大試驗，該次選舉日本軍人佔最大的勝利，這是一九三七年以來頭一次的選舉，受新成立的翼賛會議會的一派。其主要職責是對倒像尾崎行雄之流的自由派候選人，並警告日本選民投票時小心他的行為。

雖在這樣高壓政治氣氛之中，尾崎行雄依然中選總選舉，得票數多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五票。當時日本政府決心陷害他，他在他競選演詞中故意挑剔加以大造謠反而罪名而逮捕，

了他。宣判後刑八个月。但一九四二年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該判決，將他釋放了。因為日本法院是完全附屬於日本政治獨裁者的機關。我們必認為這個敗亡是政府政策的改變，且說明了日本政府因鑒於反靖武、韓深到大部人民的敵視所不敢堅決把他監禁起來的。

周禹尾崎行雄早已老耄，被盡使社戰勝日本中林演繕極其政治腳色也許是不可能的。雖然其意義盡在於擁護尾崎反对贊成主義及獨裁制，廢者是信他們實力之強，即不能使日本政府敬重他們，未必有戒心，但信他們具有大無畏精神，不怕日本方面的威脅，縱有一天最可靠的穩健分子，因受贊成主義者逼迫成功的深刻影响，委節而投順法西斯政治團體的話，他們也是要奮鬥到底的。類似尾崎行雄這樣有骨幹的激進之秀，我們可視他們為戰勝日本的自由力量。

我們估計解放同盟，日本工農民眾社會善團体以及尾崎行雄的信念遠未發生嚴重的搖動。但當日本節節潰敗的消息傳至國內時，無疑的像尾崎等人的論據將在日本壓迫人民中得到更多的聽眾，而同盟軍勝利則進一步存在有親近民主運動的強大的牽引力。

我們現在討論這問題：盟國佔領軍如何利用他們力量，以便戰勝日本可信任的政府便於產生呢？強力最大的方法自然是和大商業公司及官內有有勢力有經驗的代表團，讓他們多看到戰敗時，一定會譴責贊成主義者的。但此種政局不遇使現在日本統治者維持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獨佔的大權而使日本人民永遠成為順民，並放下日本侵略終久後現的禍根。

另一種的方法應該是要求日本真正反贊成主義與親民主的力量，而扶植之並舉，才能夠有效抗擊舊政權繼續存在的領袖。我們承認佔領軍當局管理一宇語言及社會習慣，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必將遇到甚多的困難問題。何況日本人民對於外國軍隊佔領國土之反映如何，猶難預料。我們不敢斷言日本人是否將歡迎我們的軍隊，視為他們的解救。

放者，或繼續服從我們的軍政府當局，或竟從事游擊戰爭，破壞我們不會遇到日本人民繼續不斷的抵抗我們，也須解決嚴重的財政、濟問題，如供養以前靠日本殖民地的進糧食而生的那些日本人民的問題，這些問題和其他特殊問題都需審慎籌劃詳細處理，就這管理及行政的技巧運用得當，則不難辦理，而最重要的是在當時將如何指揮以該屬是不真正民主力量的組織。

佔領軍當局將會改善對農民寬廣擴新開保合關集會等。他們知道這些表达言論的工作是公開給日本人民發言人的，而不容以对民主分子的利用。他們能保證釋放數千政治犯被羣衆鼓動麥泰關於日本現政体之危險思想者，他們能協助並鼓勵日本工会及其他民眾組織的活動，這種活動在政治自由的氣氛中，一定會實現的。

所有目不轉睛者都認為現在日本的憲法不適合於日本民治政府的發展。日本人民領袖所要的，一个原則是自由選舉人民代表起草新憲法，佔領軍能有多大幫助？此轉進來藉使自由選舉的機會可能成為新的議會，然後以憲政大會的立場決定政府方式，給予人民選舉的代表以徹底管理日本國內及對外政策的大權。

無疑的，這種的憲政大體將遇到許多困難問題。剷除民主勢力反過於全國的官僚及政權全主權功能是壓制一切人民的要不，不客人民干預國家的政事，自然不是朝夕之間所能完成的。但此問題僅是時間問題而已，到底真正公制政府能够踏實地把權大權此類問題好解决，即是關係天皇將來地位的微妙問題也可以交給這種代議制政府來處理的。然較困難複雜的問題，要算是日本工業將來組織及管制的問題了。

一個民主的政府雖然不能讓多少數人壟斷經濟權的現象繼續存在，但日本經濟機械的侵方始上不論，它已成為世界上最集中和可信賴的機構，要想破壞它，不論它，不但在經濟上的浪費，且將引起所有者和營理上許多困難的問題的大工事不像大耕地一樣可以分給耕作者的。但因日本工業不論是完全操縱在私人手裏，而受國家節制的範圍很大，

所以打破壟斷獨佔的這個問題並不像它所想像的那麼大。雖然大部的工業是由政府經營的，但一個過多的管理權貴人佔有，而不政府經營者的大獨佔企業的股份約有百分之五十之多。此外，工業完全由政府經營的公司，如國營鐵道、電氣、郵政、火車等，都有資本的聯繫，甚至還需與敵的關係。所以日本官僚政治者來成了一個人民的殖民地，那樣就比較容易的把現有的日本所有的工業可以這樣分割掉。是日本人可以藉他們選舉的代議院來籌劃和平及建設性的大金融的工業合社的政策。除了使日本工業政策歸回人民掌治的問題以外，建立本國全體經濟機構，也要考慮大規模的農業改革，包括改善現制廣大的地租及農資等。誠如一空研究日本問題的美國人所說的，不啻將農民和無微工資工人之間的關係，擴大的能力而和地主及大財團結合起來，要抑制世界的大心。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勢必提高工資工人資的標準，減輕了農實勞力的無限盡的來源以免財藉此剥削以自肥。人民婦女力的逐漸增加勢將擴大日本國內市場，而減少中國貿易的壓力，且勞工成本的提高亦可減少日本和西洋商人貿易競爭的大害。這種關切的改革的經費，可從停止軍備開支而得來的。不過五年軍備的費用，當吸收了日本大部的國家收入。

然而改革非本落後和剝削的農業制度，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由農民領袖組織的人民政府，有望真復復農業改革，使日本農民免受目前高地稅和高利貸的壓迫，打破地主統治，藉以促進日本農業的現代化，提高日本農民及工業工人的一般生活標準。

我們並不是主張盟國佔領軍事局非實行此種政治經濟改革計劃不可的。要求這樣計劃的有賴實行和持久的諸自然底由日本人來策動，但盟軍軍事局對日本這種勢力表示願意實行此項計劃者，應加協助，而對那些分子圖謀稍加

務歸而重行建立舊秩序者應加嚴防不可助其勢力。日本雖武主義者和財閥曾經迫害他們的國家使其政治與經濟的發展降至最低的程度，他們利用高壓手段消滅了不時動輒的民主力量，盟軍當局就湧支持這種民主力量保護它免遭壓迫那樣日本人民就會把它扶植起來的。

這並不是說日本遠了蘇聯可以迅速變成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國家。它的人民沒有民主政府的經驗他們慣於上層官僚統治的政治而他們的政治觀念又多被監禁或被迫而隱匿或逃亡了。但日本人民對他們統治者的壓迫最有切身的關係若給予他們機會以改變他們憂懼生存之下的政治統治制度他們必定不肯輕易放過這機會的。這一點我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

由此看來關切日本國內機構問題應屬信賴軍的責任應限給系日本民主力量以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建立民主政治的大任可由日本人民來完成的。但我們尚欲鼓勵一不可信性的日本政府的出現則有較大的任務應由我們員委會履行蓋即建立政治經濟機構以實現民主的日本是也。我們既知日本贊成主義者及波西斯獨裁者所採取的辦法則必須注意這事務。蓋日本人民的福利大部份依賴他們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而定的。若藉擴大日本國內市場以及發展其他國家的經濟而給予日本人民正常發展日本經濟的機會那麼我們就可信性。本人民能够遵循和平合作的政策，对中國及其他工業落後區域的工業發展將有重大貢獻。但若不給日本此種機會則將給与侵略分子以藉口，壓迫日本政府推諉再採取向外擴展的侵略政策。

我們忽視了亞洲各國之間以及它們和世界其他各國間重要的相互關係致使我門對於如何處置戰後日本的問題未能有周密的考慮我們難知整中立界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利益直接和世界其他各國所發生的情形有關係但我們對於日本問題竟未嘗應用這同樣的原理。大多數美國政府和商界的領袖現在都認為祇有擴大世界經濟援助弱小附庸的國家達到政治經濟的自由並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標準

準則工業先進國家始有希望享受繁榮及和平的。但他們似不知道這字真理不是僅可適應於美國的。

假如世界上殖民地和工業落後地區的生活標準和購賣都提高了那麼民主的日本就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和平發展它的經濟我們也不必拿掉它所有的工業工廠或延長亞國對它工業的監視。但對這世界尚繼續存在著殖民地剝削制度工業先進各國競相爭取激烈競爭爭奪有限市場的控制權以及仰賴殖民地的廉宜勞力和重要原料的獨佔而自私自利那麼大部份靠對外貿易而生存的國家就難保它能維持和平了。

在權力政治與權力經濟的世界之中不論盟國的監督團體警察與仲裁機構等都不能防止像日本這樣貧窮的國家不起來企圖搶佔一部全世界殖民地的資源。而我們願在戰後建立這種的世界則唯一良善的辦法就是把日本養成並強調而富富有的工業國家可是我們即使如此措施勢必增加世界人口生活僅浮溫飽者的百分比這百分比現在就已經很大了並使英美及其他工業國家缺建清推進其繁榮者感到大大的困難。我們將來對日本的政策問題不能單純地政治來解決的它很錯綜複雜而且在我們所擬成立的歐洲國際政治行將就緒時也是極不肯定的。